

A New Theory
of University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论

吴小英◎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 New Theory
of University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论

吴小英◎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论 / 吴小英著.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308-10026-7

I. ①大… II. ①吴… III. ①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 IV. ①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8875号

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论

吴小英 著

责任编辑 葛玉丹

文字编辑 陈佩钰 (yukin_chen@hotmail.com)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55千

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026-7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序 一

田建国^①

当今时代，社会转型，价值多元，文化多向，呼唤真正的人文精神，更呼唤人文教育。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人类品质的双翼，缺一不可。人文精神关注人的命运、尊严与价值，需要科学精神的支撑；科学精神探索真理、追求卓越，同样需要人文精神引领。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自觉的精神、超越的精神，体现着人对真善美的追求。

现实社会，道德缺失，行为失范，世风日下，人文精神衰落。一则微博这样写道：当今社会，养二奶的越来越多，养奶奶的越来越少；出书的人越来越多，读书的人越来越少；要手腕的人越来越多，要手艺的人越来越少；未婚同居的越来越多，婚后同居的越来越少；肚子大的人越来越多，肚量大的人越来越少；知道周迅的人越来越多，知道鲁迅的人越来越少。

人文教育的缺失，只要看一看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情况，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德国是科技非常发达的国家，为什么在二战时期却产生了纳粹法西斯主义？日本是最讲礼仪的国家，为什么能产生非常野蛮的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搞大规模屠杀，而以此为荣？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可是为什么突然爆发了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反对知识的革命，摧残知识分子的革命，毫无良知的革命？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失误在于教育。这个教育，主要指的是人文教育。

在文化形态多元时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任务还十分艰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健全还有漫长过程，人们的精神文明水平提高任务还非常繁重，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

^① 田建国，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评审专家。

吴小英专著《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论》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把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置于未来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置于未来大学教育改革趋势下，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找坐标、找定位。这部专著立意高远，视野开阔，着眼四个“高度”。

第一，从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赋予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的时代意义。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观点为人们所熟知，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中创新地提出大学的第四大功能“文化的传承创新”。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作者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她对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作者认为，通过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传播先进的文化理念，塑造其人格精神，增强其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觉力，把学生培养成能够以健全人格承担国家之责任、实现民族复兴之大业的社会未来栋梁，最终推动文化强国建设，这正是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实现。

第二，从中西文化碰撞和古今文化传承高度，赋予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的视野。作者认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需要以广阔的胸襟思考中华文化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坐标。继承传统而不保守，与时俱进而不猎奇，视野开阔而不媚外，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广阔的视野，兼收并蓄，融合贯通，博采众长。既要有世界眼光，又要有人文精神；既能融入世界优秀文化之中，又能保持民族价值规范体系；既要打牢跨文化基础，又要夯实深厚历史文化根基。

作者指出，通过开放型、立体式、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探索既适合我国国情，又满足时代需要，同时顺应全球化、信息化和综合化形势的人文素质教育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比如重视学生的人格养成和知行合一，加强对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与吸收，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与国际交往能力，实现通识课程本土化，倡导闲暇教育、开发数字化教育平台等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代共交融，既有理性的思辨，又有感性的体悟，体现出作者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前瞻性思考，以及自身扎实的人文素质功底，对当下的人文素质教育实践有很好的启发。

第三，从人的综合素质和社会文化进步高度，赋予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的内涵。作者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健全人格的养成，全面素质的提高，是人发展的核心目标。人文教育的目的可以归结为，实现高情感与高科技联姻，人文气质与科学精神合璧，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最终实现对人的尊重，对人文力量的肯定，对人格完善的追求。

培养科学精神是要让学生懂得如何追求真理，培养人文精神是要让学生懂得为什么要追求真理，提升真善美的境界。工科背景的学生要懂得工程技术的价值是什么，懂得技术为谁服务，怎样服务。医科背景的学生要懂得看病首先是要看人，要有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思想道德素质固然是根本，人文素质是提高道德感、责任感的基础。作者指出，人文素质体现了一个思想道德素养。一定的思想道德观念总是以一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一定的人文意识又总是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必然要求有新的中国文化精神和理念来推动人的现代化。21世纪中国有没有希望，关键是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再造。这种新的人文精神将产生深刻的道德力量、博大的精神力量和巨大的感召力量。

第四，从建立三个系统构想高度，赋予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的思路与方法。高等教育的本质是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人生态度、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是国民素质培养极其重要的精神工程。

为此，要建立人文素质教育的三个系统：一是从文史哲等基础人文学科出发，开展人文知识的传授，建立普遍的人文知识系统。加强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修养。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学是想象，历史是记忆，哲学是思维结果。没有文学思维缺乏广度，没有历史思维缺乏深度，没有哲学思维缺乏高度。不擅长语言，不可能有基本表达能力；不熟悉历史，一张嘴就会出错；不掌握经典哲学，一出门就要走偏路；甚至一辈子将生活在黑暗中。

二是从“以人为本”出发，开展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四个关系的认识，建立完整的人文思想系统。人文直接指向人的生存质量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要更加注重教育的人文性，树立教育的生命性、未来性、社会性价值，坚持人性化架构、人文化建设、人格化塑造，培养具有人格健全，具有文化素养的生命个体。

三是从人的知、情、意的心理结构出发，建立求真、向善、尚美相统一的和谐的人文精神系统。人的精神世界有三大支柱：科学、艺术、人文。科学追求的是“真”，给人以理性；艺术追求的是“美”，给人以感性；人文追求的是善，给人以“悟”性。人文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又有深厚的情感魅力。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能没有科学，也不能没有艺术，更不能没有人文。

三个系统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个体人格健全与社会精神文明进步两大目标的实现。实现三个系统构想，需要推进教育思想转变：不仅要重视学什么，更要重视怎么学；不仅要重视思考什么，更要重视怎么思考；不仅要重视做什么人，更要重视怎样做人。把专业教育提升为能力教育，把能力教育提升为人文教育，把人文教育提升为品格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崇尚真理，追求卓越，刻苦勤奋，远离浮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三个系统的构想是创造性的，颇有见地。

2011年，世界科学巨匠乔布斯逝世，引起世人对人文精神的深思。美国苹果公司发表悼词：“苹果失去了一位远见卓识，开拓创新的天才；世界失去了一位令人惊叹的

人物；我们这些有幸了解，并与乔布斯共同工作的人，失去了一位密友，以及一位善于鼓舞人心的导师。他的精神永远是苹果的基石”。

乔布斯说过：“保持饥饿，保持愚蠢。”还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这些话语透出他的人生追求和人文情怀，体现他的人文精神。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淡泊才能明志，宁静才能致远。乔布斯几十年的执着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消费者，他自己也成为了杰出的科学家。

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作了一个即席演讲，其中讲到：一个民族要有一些仰望天空的人，才有希望。如果只是关注脚下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温家宝总理的精辟见解正是作者研究的目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论》的出版，开辟了我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是我国系统研究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开创性的一部力作。该书出版，将极大促进大学全面正确实施素质教育，极大促进大学生经常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生存，学会创新，成为关心国家和世界命运的人。

2012年5月1日

序 二

马建青^①

人文素质教育，缘起高等教育的人文传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文教育可以说是大学教育的内核。在中国，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到宋代的书院，在西方，从古希腊柏拉图创办的阿卡德米学园到中世纪大学的典范牛津剑桥，无论是以培养内圣外王的君子贤士为目标，还是以培养百科全书式的政治精英和绅士为目标，大学教育都执著于人文理想，强调以人格塑造为根本，追求道德上的尽善尽美，突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人文素质教育，更根植于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现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大学承担着提高国民素质的责任，中国要将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人文素质在一个人的素质结构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不是西方大学人文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的翻版，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意义。在今天，我们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是对教育本源的回归，但又不是对传统教育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对人文素质教育更深理解基础上的更高程度上的发展。

上个世纪 90 年代，素质教育的新理念由基础教育引进高等教育，并在一些大学开展试点，其主要的突破口和用力点就放在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着眼于大多数学生的培养，而不是少数精英人才，它通过提升心智，启迪灵魂，教人求善和求美，发展潜力和创造力，对过窄的专业教育、过死的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有很好的矫正作用，因此不仅对中小学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得到了大学的认同和响应，其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中小学的影响。20 年来，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持续开展，已经影响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① 马建青，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践任重道远，其发展受制于诸多因素：比如，学校领导的思想认识是否到位。尽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已越来越为大家所重视，但一部分学校对此的认识依然模糊，特别是受功利的影响和学校竞争评估、排名等压力，大学的主要精力多放到大项目、大成果、大平台等显性指标上，对于效果不能立竿见影的人文素质教育等用心不够，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学校学科背景和师资水平是否满足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人文素质教育强调在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基础上帮助学生树立健全的价值观，培养人文品质。一般说来，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能为学生提供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相比之下，行业性大学、单科性大学就没有这么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文化基础的薄弱制约了人文素质教育的深入，师资力量跟不上，数量和质量难以保证，要开展充分的人文素质教育自然也就困难重重。

尽管这样，人文素质教育的步伐不可阻挡，因为它代表了社会发展、大学教育发展的趋势，彰显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新要求，更是人自身发展、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的内在需要。国内外大学普遍意识到，随着终身教育时代的到来，一劳永逸式地获取知识已经不存在，大学教育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给予受教育者主动适应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与方法，而其内驱力则在于人格培养，包括向上的理想、进取的精神、崇高的品质、对人类的责任感以及对美的感知和理解，这些是个体拥有美好而富有意义的人生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不断进步的源泉。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理想正在于此。目前，中国大学教育已由外延开拓转向内涵发展，提高质量成为大学改革的关键。人文素质教育既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又是检验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一定会引来大学教育的新时代，带来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转变。

为了更好地深化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理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吴小英老师的新作《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论》正好适应了这样的需要。我以为，《新论》之新有三：

一是进行了系统而有重点的梳理。本书从揭示“人—教育—社会”三者规律的教育本质出发，从溯源、功能、路径、载体等几个较为新颖的角度探讨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这个脉络的梳理中，作者始终注重把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强调大学服从社会需要和促进人的发展的双重功能，倡导对人的尊重和对学生主体性的发掘，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理想和人文情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是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作者提出了“知识、思想、价值”三系统论，以建立普遍的人文知识系统、完整的人文思想系统、和谐的人文精神系统三大系统，共同支撑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很有创意。又如，本书把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放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信息化的时代要求下进行观照，既注重对中国优秀人文教育传统的纵向传承，又注重对国外先进人文教育理念的横向吸纳，同时又强调，新时代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既不是西方大学人文理念的仿制，也不是儒家人文传统的复

原，应该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这些观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发人深思，表明了作者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深刻理解。

三是具有开阔和综合的视野。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无所不在，不仅仅是几本书、几堂课、几个讲座或活动而已，大学的理念精神、学校的体制机制、师生的言谈举止、校园的文化元素等等都是其组成部分，既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和载体，也是人文素质教育效果的生动体现。作者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的功底，长期服务于大学，既多年从事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大学素质教育、文学、美学、高等教育学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又多年在大学管理岗位工作，具有校园文化氛围营造、品牌建设、形象宣传等方面的实践经验，这些都为作者阐明和整合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书中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作者开放的眼光、辩证的思维和自省的意识，洋溢着作者浓郁的文化素养以及个性化的魅力。

总的来说，本书是一部有新意有见解的专著，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当然，越有新意也就越有可能引起争议，本书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另外，本书是一部通论性质的著作，是就一般而言所做的探讨，但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和学生进行分层分类的人文素质教育，有待于包括作者在内的更多学者的思考和探索。

吴小英老师勤奋好学，基础扎实，善于思考，年轻有为。希望她以本书的创作为新起点，在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好。

是为序。

2012年5月3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1

- 第一节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 / 1
- 第二节 大学素质教育概述 / 13
- 第三节 人文素质教育呼唤 / 22

第二章 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溯源 / 31

- 第一节 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形成与演变 / 31
- 第二节 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时代价值 / 38
- 第三节 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特点 / 43

第三章 国外大学人文教育启示 / 52

- 第一节 欧美国家的人文教育 / 52
- 第二节 亚洲国家的人文教育 / 58
- 第三节 国外大学人文教育借鉴 / 63

第四章 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功能 / 74

- 第一节 传授人文知识 / 74
- 第二节 启迪人文思想 / 82
- 第三节 培育人文精神 / 92
- 第四节 塑造健全人格 / 100
- 第五节 推进精神文明 / 106

第五章 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路径 / 111

- 第一节 经典阅读法 / 111
- 第二节 理性思维法 / 117
- 第三节 情感体验法 / 123
- 第四节 闲暇教育法 / 132
- 第五节 环境熏陶法 / 139

第六章 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载体 / 148

- 第一节 课堂教育 / 148
- 第二节 校园文化 / 155
- 第三节 社会实践 / 162
- 第四节 网络平台 / 169

第七章 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展望 / 180

- 第一节 致力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 180
- 第二节 致力于改革人才培养体制 / 184
- 第三节 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国 / 187

参考文献 / 193

后记 / 197

第一章 导论

大学教育，应该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有机融合，人文教育关注人的价值；科学教育探求宇宙的真理，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学教育呈现功利化、工具化的倾向，重视人力教育，忽视人的教育，对大学生的素质提升造成极大损害。人文素质教育在当代的重视，缘于对教育的自觉和对教育本质的回归，缘于对人才培养的反思和对人全面发展的渴求，缘于素质教育在艰难的探索中坚持走向深入；但归根到底，人文素质教育是育“人”理念和实践的升华。

第一节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

潘懋元先生指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有两条最基本的规律，“一条是关于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规律，称为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简称教育外部规律；一条是教育和人的发展关系的规律，称为教育的内部关系基本规律，简称教育的内部基本规律。”^①这两条基本规律二位一体，共同主宰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一、教育本质的辨析

高等教育的本质，就是回答“高等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又无比复杂，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上层建筑论”和“生产力论”两大针锋相对的本质论上。

1. 教育本质上层建筑论

把教育的本质看成是上层建筑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观点。古今中外的教育家特别看重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政教合一”是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之一。“从政治要求出发看待教育的作用，使教育紧紧地为政治服务，这是儒家的一贯思想。”^②《大学》就提出了“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理论体系。汉代

^①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2页。

^②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第18页。

董仲舒总结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经验，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把教育看作是实行政治统治的根本，更是进一步提出教育要为政治服务。由于封建统治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从先秦的辟雍、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国子监到清末的北洋大学，从孔子的私学到宋明的书院，不论是在公学还是在私学，中国知识分子自始至终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实用理性的价值取向，把求学和做官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从未“为知识而知识”，他们的“独善其身”不过是政治价值得不到实现时的退而求其次的自我安慰。

在西方古典时代，从理论上对高等教育提出政治主张的要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出社会上存在着三种人，即哲学家、军人和农民手工业者，他认为教育应当由国家来组织，教育的对象应该是第一、二种人（主要是第一种人），而不是第三种人。教育的社会政治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以培养国家统治者和卫士为目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论》中也明确地提出“教育应由法律规定，并且应是国家的事务”，要教育公民“使他们的生活适合于政府的形式”。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也特别强调教育是国家的职责，必须由国家来统一管理。在中世纪，教会控制学校，他们也并不否认教育的社会作用，不过把教育的社会职能罩上了一件神学的外衣，涂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把人间的统治与天国的统治结合起来。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孔德、涂尔干等，从其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的社会化的问题。社会学派的凯兴斯泰纳更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越发加强了教育的政治性。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苏联的影响，教育的上层建筑本质论占据绝对正统地位。大家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的本质问题，强调指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的本质是上层建筑。“文革”之后，在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中，于光远首先在1978年第3期《学术研究》上对把教育简单地归结为上层建筑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并由此引发了教育理论界关于教育本质的争论。主要有五种观点：主张教育是上层建筑；主张教育是生产力；主张教育一部分是上层建筑，一部分是生产力；主张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活动，不具有阶级性；主张教育是心理的社会化过程。从此，长期存在的把教育只看作是上层建筑的片面甚至是“左”的观点逐步减弱消亡。

2 教育本质生产力论

与高等教育上层建筑本质论相比，生产力本质论的产生要晚得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几千年中，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生产的联系并不显著。当时的学校主要是培养官吏、教士等统治人才，它首先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一定的阶级所掌握。大学虽设有少量的自然学科，但人文教育占绝对的优势。

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等教育在对生产

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培养上，致力于培养科学家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教学的重点从哲学转向物理学，从文学、史学转向工程学、经济学，成为近代和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马克思曾经指出：“建立在机器工业上的生产力，一方面使单个人的经验和技巧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另一方面，它欲使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经验，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经验，也即间接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劳动者再也不能仅仅凭藉个人在直接生产劳动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整个生产过程不是直接依靠劳动者的技巧，而是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①因此，通过专门的教育和训练，授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对于维持和发展社会生产来说，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也就是说，加强高等教育在生产斗争工具方面的职能，是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因为科学知识日渐成为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学在生产斗争方面的职能大大加强。科学渗透到生产的各个部门中，劳动逐渐成为科学的劳动。科学这个因素不仅改造着生产的物质要素，也改造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人的劳动性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高等教育在解决如何保证劳动力发展水平同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问题上无可置疑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高速度地进行科学知识的再生产，并通过生产新的科学知识来创造新的生产力，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魅力。

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迅速变革，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位，它要求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不能偏离这个中心，当然也包括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高等教育在本质上越来越呈现出经济性的一面。与之相适应，高等教育生产力论就逐步取代了其他教育本质论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举起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大旗，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任务，把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放在优先的战略地位。其基本精神就是全面落实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需要注意的是，教育为生产实践服务，并不等于教育本身就是生产力，不能在两者之间简单地划等号。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要把人塑造成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而不仅仅是劳动力。教育过程也不等同于物质生产过程，它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因此，把教育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不仅在理论上缺乏科学依据，在

^① 马克思著、刘萧然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第349页。

实践上也不利于教育对人的培养。现在，高等教育唯生产力论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人才塑造上的急功近利，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和经济功能的片面认识，使处于转型时期的高等教育易于轻率地适应眼前需要而放弃长远发展的责任。

3. 教育本质的反思

无论是“上层建筑论”还是“生产力论”，都反映出一种依附的教育观。当人们把高等教育的本质理解为上层建筑时，往往就会把高等教育当成是政治统治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人们把高等教育的本质理解为生产力时，教育又成了生产斗争的工具。高等教育本质观的这种善变和不确定，使得高等教育实践也呈现盲目性、应时性和依附性，从而偏离了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和理想，走了不少弯路。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给予了批判。

鲁洁先生认为：“近年来教育理论界展开关于‘教育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的讨论，我们认为，这一讨论所设计的仅是教育归属于何种社会现象的问题，并没揭示教育的本质。”“研究和探讨教育的本质绝不能离开构成教育本身的诸种因素以及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特殊矛盾运动”，“教育的本质就体现在教育过程之中的几种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这几种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特殊矛盾运动之中。”^①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鲁洁更深入地分析了教育与人的关系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的本质在于超越的观点，引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反响。

黄济先生指出：“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无论是教育属于上层建筑说，还是教育是生产力说，或是教育是特殊社会实践说，都还是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中做文章，而且这篇文章做得也不够全面，因为它只在教育的政治功能或经济功能方面做文章，对教育的文化功能以及其他社会功能还远未涉及。特别是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在讨论教育本质的问题时，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个问题尚未渗入到讨论中去。”^②

桑新民教授认为：“人类自身生产作为社会大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又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如果只了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规律而不了解人类自身生产的特点和规律，显然不可能正确、深刻地把握教育的本质。在人类的能动性、创造性急剧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若没有高度发达的教育系统不断再生产、再创造出一代胜过一代的新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三种生产的内在联系。”^③

陈建翔教授认为：“教育要用个人来规定社会，这是教育的第一个‘绝对命令’。教育如果不能遵循这个‘绝对命令’，不能依据个人的和谐发展去‘筛选’社会因素，

① 鲁洁：《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 69 页、第 55—68 页。

②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第 340 页。

③ 桑新民、陈健翔：《教育哲学对话》，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 40 页。

那么它就很容易变成‘非教育’的东西。……教育要用社会来规定个人，这是教育的第二个‘绝对命令’。教育如果不能遵循这个‘绝对命令’，不能依据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去引导个人发展，那么它也容易变成“非教育”的东西。”^①

张应强教授认为：“教育实际上在文化与人的矛盾与统一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化与人的统一来看，教育起着中介作用，即教育把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传承下来，并进行选择，使文化不至于成为人发展的障碍，为人所占有，亦即使文化适应人，又使人适应文化。二是从文化与人的矛盾来看，教育也起着中介作用，即教育传承文化，并使人占有文化，得到发展，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在更高的基础上形成文化与人的矛盾。这就是说由于教育的这种中介作用使得文化与人的矛盾与统一不断循环，螺旋上升，从而促进了文化和人的发展。”^②

周光迅教授等认为：“高等教育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同时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又反过来对社会存在起作用，甚至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神经系统’。‘欲看明日之社会，必看今日之校园’，高等教育担负着社会未来发展的使命，对人类文明的引导是高等教育本质的集中体现。”^③

从以上专家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现代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已经开始摆脱机械唯物论，跳出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的传统思维角度，站在更广阔的高度对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缜密的思索。这种新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教育要获得健康的发展，必须从依附的教育观中挣脱出来，回归“教育本位”，确认自我独立性，要敢于承认教育就是教育，而不是别的什么，也不是寄生于其他社会结构之下的。探讨教育的本质问题，应该立足于高等教育自身的独立思考和对自身命运的主宰。

要探讨教育的本质，首先要明白何谓“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所谓事物的本质，就是既能体现此类事物的共性，又能反映此类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个性的基本属性。教育活动与其他人类实践活动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培养人的活动，这就是它的特质。因此，教育的一切理论问题都不能离开“人”这个中心，教育的本质问题也应该牢牢抓住“人”的发展这一出发点。

黑格尔曾辩证地指出：本质是“实存”的根据，而“凡一切实存的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中，而这种关系乃是每一实存的真正性质”（《小逻辑》）。我们可以说，教育本质是教育“实存”的根据，教育本质通过教育关系而揭示，教育的本质反映在教育的内外关系中。“教育与社会和人的三边关系，成为教育中的永恒课题，而且是教育中

^①桑新民、陈健翔：《教育哲学对话》，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43页。

^②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32页。

^③周光迅等：《哲学视野下的高等教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第177页。